

唐懿宗 僖宗 昭宗^宣帝 五代 五代中

五代 欽論 五 戎 冬 肆

讀通鑑論

離

衡陽王夫之議

懿宗

王式之平秦甫康承訓之平龐勛史據私家之文張大其功詳著其畧嗚呼是亦吹劒首者之二映而已矣保以一時首且收拾之近效言之則童貫之勤方臘且非無可紀之績也至於朱傳皇甫嵩之平黃巾則尤赫然矣乃皆不旋踵而大亂作國運以亡燭火之溫不能禦冰雪久矣飢寒之民猝起弄兵志不固力不堅大舉天下之兵以臨之其必克者勢也斯雖常監取而斬艾之則降不可殺即盡取而斬艾之而其潰逃以免者猶衆也既不得為良民而抑習於桎梏則必不守王城夫何能使之洗心浣慮以服勤於田畝哉況有司之暴虐不革復起而擾之則乍息乍火得風而燎原未可以賊首既得信煙波之休息也靖康之世京東之賊亦蠡起矣宗汝霖敗之而帖然者使自致於行伍而拔用其梟雄俾仍合其部曲也汝霖卒賊且復潰矣重起而敗之者韓岳也咸有所歸而不復雜之耕桑市肆之中使鞅掌而思浮動故宋以富王式乃於秦甫之既擒不復問數萬之頑民消歸何處爪牙斂而睥睨於人間則後日之從龐勛以亂徐州隨王仙芝黃巢以起曹濮者皆脫網之魚游沙汀而鼓浪式曰非吾事也甫一擒而策勛飲至可以鳴豫於當時書功於竹帛矣夫亂軍叛民與藩鎮異藩鎮之反雖舉軍同逆而必倚節度使以起伏渠帥既誅新帥撫之三軍仍安其故籍而不失其舊故裴中立曰蔡人亦吾人也綏之則靖矣亂民者雖有渠帥而非其夙奉之君長人自為亂渠帥自誅衆志自斃非有以統攝之而必更端以起常斯時也非分別其強弱之異質或使之歸耕或使之充伍又得良將吏以安存之則愈散而禍愈溢切式為將以白敏中之徒為相居中而御之何功之足紀哉徒以長亂而已矣又況康承訓之進沙院以亡唐邪

古之稱民者曰民若上與民相依以立同氣同倫而共此區夏者也乃畏之如梟也哉言此者以責上之善調其情而平其險阻也唐至懿宗之世民果若秦甫方臘而懷州之民據挾張奉以逐其刺史陝州繼起逐觀察使崔光州繼起逐刺史李弱翁狂起而犯上者皆即其民也觀察刺史而見逐於民其為不肖固無可辭者雖然貪暴之吏何代蔑有一廢違其情而遽起逐之上且無如之何天下惡得而不亡夫民既如此矣欲執民而治其逐上之罪是不矜其窮迫而激之亂也欲誅觀察刺史以撫民而民之不道又惡可長哉小失豪民之意猶信而起魯天子以為之快志抑不大亂不已然則反此而欲靖之也無

術則抑追詰其所繇來而知畏民之暑者調制其性情於早不可唯意以亂法也人君所恃以飭吏治恤民隱者法而已矣法者天子操之持憲大臣裁之分理之牧帥奉若而守之牧帥聽於大臣大臣聽於天子網也天子咨之大臣大臣任之牧帥紀也天子之職唯慎選大臣而與之簡擇牧帥既得其人而任以郡邑之治矣則刑賞予奪一聽大臣所訪於牧帥者實考其淑匪功罪而決行之於是乎民有受憲吏之荼毒者昂首以待當亡之斧鉞即其疏脫而怨忿未舒亦俯首以俟後吏之矜蘇而大臣牧帥既得其人天子又推心而任之則憲吏之能疏脫以使民含怨者蓋亦鮮矣而宣宗之為君也不然其用大臣也取其飾貌以求容者而已其任牧帥也取其拔擢自我無所推引者而已至於州縣之長皆自我用焉而抑不能周知其人則微行竊聽以里巷之謠諺為朝章李行言李君爽之得遷惡知非賄毒民以為之媒介哉乃決於信而謂廷臣之公論舉不如塗人之片唾也於是刑賞予奪之權一聽之里巷之民而大臣牧帥皆尸位於中無所獻替民乃曰此覆然而為吾之長吏者榮辱生死皆操之我天子而既許我矣其黜者得自達於天子則計奏而忿以洩毒亦以讎其恨者不能自達則聚眾號呼逐之而已曰天子而既許我以予奪長吏孰能禁我哉不曰天子固愛我即稱兵犯上而不忍加罰於我則曰天子固畏我即稱兵犯上而不敢加刑於我長是不懋又何有於天子哉緩鉏棘於以攻城掠野無不可者民非本暑上使之暑既暑孰能反之蕩平哉東南方平龐勛旋起皆自然不可中止之勢也山崩河決周道荆棘豈但如蟲哉宣宗導之橫流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懿宗又以昏頑濟之禍登遲久而愈不可息民氣之不可使不靜非法而無以靜之非知治道者且以快一時之人心為美談是古今之大惑也

龐勛之亂崔彥會以軍幣空虛不能發兵留戍而起蓋至是而唐之所以立國者根本盡矣夫財上不在國下不在民為有國者之大蠹而唐養天下之力以固國者正善於用此其賊入之富有自軍府以至於州縣皆有豐厚之積存於其帑而節度觀察刺史縣令皆得司其出納之權故一有意外之變有司得以旋給而聚人以固其封守乃至內而朝廷亂作外而寇盜充斥則隨所取道固便以輸者舟車銜尾而相繼而不但此也官用所資不責以妄支之罪則公私酬贈宴犒輿服僮僕沛然一取之公帑軍吏不待剗軍饌以款軍對守令不致剗農民以召民怨故唐無孤清之介吏而抑無婪縱之貪人官箴不玷官秩不饒則大利存焉雖貪鄙之夫亦以久於敷歷為嗜欲之豁登而白晝攫金橐奪不恤之情不起觀於李善所稱清河一郡之富及劉晏韓滉咄咄而辦大兵大役之需者可知已自德宗以還代有進奉而州郡之積始虧然但位臣逢欲以邀歡天子為宮

中之侈費未嘗據以為法敏積內帑恃以富國也宣宗非有奢侈之欲而操綜覈之術欲盡撓天下之利權以歸於己白敏中令孤綯之徒以斗筭之器逢君之欲交贊之曰業已徵之於民而不歸之於上非陳朽於四方則侵漁於下吏盡蠶而輸於天府者其宜也於是搜括無餘州郡皆如懸磬而自謂為得策曰吾不加斂於民而財已充盈於內帑矣亂乃起而不可遏矣唯其積之已盈也故以流豔懿宗之耳目而長其侈心一女子子之死而費軍數十萬人之資帛腐於笥粟陳於廩錢皆於砌較量何知媚子固而自潤狂蕩之情泰然自得復安知天下之空虛哉一旦變起微發難有司據空帑而無可如何請之於上而主暗臣姦固不應也號呼已亟而或應之奏報彌旬矣廷議又彌旬矣又放轉輸又彌旬矣兵枵腹而不振賊乘倣以急攻肇達未集孤城已潰徒迴迴道路為賊掠奪即捐鉅萬何當一錢之用哉且當官而使守空臺也公私之費未能免也貪欲之情未可責中人之能室也必將減額以剝其軍溢額以奪其民此防一潰泛濫無涯田野之雞豚不給追胥之酒食寒暑病子痛哭卸原而貪人之豁壑固未厭也揭竿而起且以延旦夕之生命而以微襦敗甲如州囓餒之疲卒禦之有不倒戈而同逆者乎官貧而民益貧兵亂而民胥亂徒聚天下之財於京師一朝失守祇為盜資綜覈之政攬利權以歸一敗亡合轍今古同悲然後知唐初之積富於軍府州縣者誠官天府地四海為家之至術也故曰財散則民聚散者非但百姓之各有之也抑使郡邑之各有之也財聚則民散聚者既不使之在民又不使之給用積之於一帑而以有用者為無用也散則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聚則廢萬事之用而任天下之危貪各之說一中於君相之心委生人之大計為腐州塊石以侈富傳及子孫而驕淫奢溢為天下侈不亦傷乎故有家者惡其察難豚也有國者惡其畜聚斂也庶人盡力以畜財國粟而朽蠹之則殃必及身窖金而土壤之則子孫必絕以有用為無用人怨之府天之所怒也況有天下者乎

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亂不可止自康承訓奏使朱卯赤心率沙陀三部落討龐勛始滅唐者朱溫也而非溫之能滅唐也溫自起為賊迄於背蕃巢而降之日未嘗有窺天之志也僖昭以為之君時漢高駘以為之將張濟崔胤為其援援於內而李克用李茂貞王行瑜各按逐鹿之心溫乃內動於惡而無所忌若沙陀者介吐蕃同軌之衰自雄於塞上固將繼二虜而與中國為敵者也羽翼未成而陽受羈縻與劉洲之在河西也無以異因其未叛聊使僞居沙微絕其窺覷目不知中國之廣狹心不喻唐室之強弱則自以為僅可自立於邊陲而忘情於中夏則唐之不振雖有朱溫輩之暴逆且將與朱泚同其鎬歸唐即不足自存尚可苟延以俟命世之英以代興而中原之禍不極承訓乃揖而進之使馳騁於河淮江海之間與中國之兵相參而

較勇怯平賊之功獨居最焉禍其有能戰之者乎龐勛擲數萬之眾橫行殫天下之師武臣力莫能挫抑而沙陀以千騎馳突其間如摧靡州固將驕睨而笑曰是區區者而唐且無如之何吾介馬奔之而遽成齋粉則唐之為唐可知矣舉江淮沂泗千里之郊堅城深池曾不足以禦魏霸之龐勛而待命於我則唐之唯我所為而弗難下也又可知矣澤潞滑青所稱東西之藩屏也坐擁旌旄據千里之疆統甲兵以自固坐視逆寇之披猖曾莫肯以一矢相加而徒仰待於我則中國之眾叛孤立弗為捍衛也又可知矣振旅而歸分茅朔野吾亦何求而不得哉國昌老而克用興目已無唐固將奮袂而起曰是可取而代之沙陀可以王中國則契丹女直蒙古之彊倍於沙陀者愈無不可也而□延於無□矣乃論者曰克用父子盡忠於唐以賜姓而岐為宗支又何陋邪然則承訓召寇以入為滅唐之戎首罪其可逭乎朱溫甫滅沙陀旋竊石敬瑭劉知遠皆其部落延至於郭威而□始有得□之望禍亦烈矣哉夫承訓之力即不足以敵龐勛而河北諸帥自張仲武王元逵何敬宏歸命以來皆有効順之成勞無抗衡之異志則胡不請移鎮魏滑青之兵下充南出曹宋拊勛之背承訓從汝亮以搗其膺少需日月游魚之釜可坐待其焦也而承訓貪功與進當國大臣又其鄙無謀以聽之燭火入積薪之下沃之以膏待其發而始悔莫能及也故唐之滅非朱溫滅之沙陀滅之也非沙陀之能滅之也唐自滅也而承訓其禍原矣

穆宗敬宗之無道也諫之者極言其失雖不能行未嘗不以為尤而於全之也至於懿宗私路巖而流陳蟠叟于愛州同昌公主死欲族醫官而貶溫璋為振州司馬使仰藥以死且寄懷於劉瞻而再貶之傳及僖宗侯昌業五昭圖張道古皆死馬溫璋臨仰藥而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嗚呼生不逢時而材泉可以養志上有耽欲無人理之君下有黷貨無人心之相以項領試之憤不自惜將弗過乎敬傳春秋者以洩治不去而諫死為不合於默語死生之道則此數子者其不免於讎矣抑春秋書殺大夫洩治於前而記陳平國身弑國亡於後比事以觀則聖人以大洩治之死為陳存亡之本固未嘗以責備賢者之例責治也夫人臣之諫君有愛君無己而諫者有自伸其道自不忍違其心而諫者君而可諫與或有所不審而違於國存之理或不戒而心佚於道以成乎非僻為臣者不忍其誤入於邪而必藥括之以歸於正則微言亟進不避惡惡而必手君為重也而身輕矣君而不可諫矣乃吾性之清不能受物之濁吾學之正不能同世之邪生而為士任其義矣出而事君忠其節矣立於人之廷與鄙夫旅進視其淫昏而固若汗澁之加於其身有言不可隱也有心不可昧也所學不可忘也以畏禍為情而有懷不吐笑當世之迷而金身以去則七尺之軀無以益上天生我之恩無以酬父母肉顧此心無可容其汶沔者憤盈以出而

不能饑等死耳何必三日不汗之可忍而此不可忍也則危言切論之死而無憾者心為重也而身尤輕矣韓偓司空圖處無可救藥之時也君即唯我之是聽而我固無如之何也去之可也蟠吏諸人君聽我而亂猶可治也亡猶可存也望雲然而去之匪君之愛國不可以為心矣夫洩治當春秋之世大夫於諸侯不統乎為臣故禮有不用而去之去猶可也四海一王蒙宇士大夫共戴一主不能南走粵北走胡而即其宇內之林泉以偷生而坐視其敗斯亦不成其丈夫矣傳春秋者謂非貴戚之卿則去亦據侯國之有世臣者言耳後世同姓之支庶食祿而不與國政天子所倚為心膂股肱者皆草茅之士也將誰語而可哉故諸君子之或竄或死而不去以全身也不繫乎君之可諫與否也

僖宗

君暴而天下尚有生也君貪而天下尚有財也有司違詔令以橫征蠲免之稅而後民乃無可免之死國家重斂以毒民而民知毒矣乃且畏督責過重楚食淡茹草暑而披裘以負薪寒而衣葛以履霜薄官華之情竭耕織之力以冀免於罪罟猶可進也既頒明詔予之蠲免矣於是而心乃釋然謂有僅存之力可以飽一食而營一衣而不知有司積累以督責其後者之尤迫也夫乃無可以應而伐木撤屋鬻妻賣子終不給而死於嚴饑之下是蠲免之令驅民於死之阱也僖宗元年關東旱饑有司徵已蠲之稅倍急厲搗痛哭陳之救已允停重徵而有司之追呼自如是縱千百暴君貪主於天下而一邑之長皆天子也民其能不死國其能不亂乎夫以天子而制有司甚易也乃一墨敕下吏敢於上方王命以下賊民而不忌者何恃而然也上崇侈而天下相習以奢郡邑之長所入凡幾而食窮水陸衣盡錦綺馬飾錢珂妾被珠翠食客盈門外姻屬倩若一有不備而慙悴不足以生上吏經過之輒饋賄賂之贈賄促之於外豔妻逆子驕僕汰弄禍之於內出門入室無往非費之以割奪中人以下且視死易而無以應此之尤難尚何知有天子之詔而小民之怨讟勿論已懿德之世相習於淫靡上行之下師師以效之率土之有司居然謀不勝謀而無可如何者一也盡天下之吏咸習於侈以貪為前者覆車後者知戒抑豈無自艾以奉法而生不忍斯民之心者乃自令狐綯路巖章保衡執政以來唯貨是崇而假刑殺以立威莫之敢抗宰相索之諸道諸道索之州縣州縣不索之窮民而誰索哉執此以塞上官之口而仰違詔旨不得不為之護蔽下虐窮民不得不為之鉗服天子孤鳴徒勞筆舌而已此其竟不能行者二也即以情理而論出身事主寓家於千里內外耕桑之計已艱仰事俯畜冠裳喪祭姻亞歲時之酬酢亦猶夫人也又加以不時經過之貴顯晨夕相偕之上官厄酒盤飧一雞一簋無可絕之人理既不可傲睨自矜而大遠乎人情又況學校橋梁舟車廨舍之修建愈不可置之周閑驅過或屯轉漕之需且相迫而固其官守夫豈能捐家以代

用哉恃朝廷之制儲有餘以待之耳乃自宣懿以來括羨餘以充進奉鉅莫度量量而歸之內府需者仍前而給之無禁唯
取已蠲之稅以償之而貪人因求益以自潤雖下蠲除之令竟無處置之方姑以虛文塞言路之口而天子固有偷心終不能
禁之懲之俾民受其實者三也懿傳之世三者備矣盧攜雖痛哭流涕以言之抑孰令聽之哉天子不為有司坊而有司無坊
天子不為有司計而有司自為天子害之積也亂之有源也非一天子暴且貪之故也是以唐民迫於必死而揭竿以起也
秦銷天下之兵而盜起唐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而盜益橫故古王者之訓曰觀文匿武明著其迹曰觀善藏其用曰匿
其觀之也非能取五禮之精微大喻於天下也宣昭其迹勒為可興而不可廢之典以徐引之而動其心其匿之也非能取五
兵之為人用者運使銷亡也聽民置之可用不可用之間以自為之而知非上之所亟也夫銷之則無可藏也無可藏非匿也
令民置之則觀之矣雖觀之而固不為我用也非上能匿亦非上能觀也是以其速亂以亡均也秦併天下於一己而信為無
用武之日唐見秦蕭麗勳王仙芝之接跡以起而遽驚為不可戰之亂庸人無舒徐之識有所見而暴喜有所見而暴懼重其
情同其速以亂亡均也秦銷兵而民操鋒鉏鋸以起後世知鑒之笑之而效之者鮮唐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兵以導人於亂
其為亂政有著見之禍矣而後世言禦盜之術以鄉團保甲為善策相師於不已匪徒庸王具臣恃為不得已之計述古昔稱
先王者亦津津焉嗚呼無識而言政理盈於古今亦至是乎馴良之民授之兵而不敢持以嚮人使之置兵徒苦之而已有司
督之猾胥里魁督之小則罰大則刑輟衣食之資棄耕耘之日以求免於誅責究則開目搖手雖有盜入其室劫其父縛其子
而莫敢誰何鄉鄰又勿問也其為強悍勝兵之民與則藉之以弄兵而爭習技擊以相尋於私鬪豪右之長又為之渠帥以號
召奪掠民抗官吏大盜至則統眾以應之鄧茂七之首亂於閩者其明驗已受命於天以為之君弗能緩民使弗盜也奉命於
君以為之長弗能衛民使盜戢也資民之食以為將為兵盜起殃民弗能捕戢使民安也乃取唐唐并收之編氓操凶器以與
不逞之徒爭生死民何利乎有君君何取於有吏國何務於有兵哉君不君吏不吏兵不衛民瓦解離疆不摩起而逐中原之
鹿尚異待哉故言鄉團保甲者皆唐傳宗韋保衡之徒也

陰符經術人之書也然其測物理之幾以明吉凶之故使知思患豫防之道則君子有取焉其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起謂夫
禍發於有本資之起者遂以自賊而不可復撲也豈天地之間皆火也而必得木以為其所生之本故發而相害者果也古今
亡國之禍唯秦暴於六國而天下怨讐古入主中原而民不從則草澤之崛起者足以相代而不必有所資自非然也亡漢者

昔巾而黃巾不能滅漢亡隋者庫盜而庫盜不能有隋亡唐者黃巢而黃巢不能有唐其為人也不非不烈也而為雷龍之光火并之欲乍爾燄燄而固易燄也唯沙陀則能亡唐而有之者也禍發之必剋也於而剋矣不可復撲垂之數傳而餘燄猶存果耶亡矣遂信烈石敬瑭劉知遠皆其部落也聖及於宋太宗之世而後劉鈞之餘燄熄焉禍之必剋豈不信夫如黃巢者何足為深慮哉秦賊吳麗勛斬吳王仙芝死於會元裕之刀黃巢亦終懸首於闕下矣浮動之害氣已洩而遂自熾莫能必剋也沙陀據雲中鴈塞之險名為唐之外臣薄致爪牙之力而畜眾繕備秣馬練士收餘著結鞋靴聚謀臣糾猛將以伺中國之間為日久矣介黃巢之亂聚族而謀李蓋忠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所共商擁戴者與劉宣等之推戴劉勰也若出一轍於是而奪唐之志或伏或興或挫或揚或姑為順或明為逆三世一心庫力並聚盤踞雲中南據太原以為根本雖欲援之而必不勝吳劉勰之任離石西河也介朱蒙之在六鎮齊客也唐高祖之在晉陽汾陽也皆此地也外有北狄之援內有士馬之資而處於中國邊鄙之鄉當國者置之度外而不問其強弱逆順之情勢歲而積之月而漸之狎而親之進而用之虛吾藏以實之偶一為功而無識之士大夫稱說而震於之使之睥睨四顧孰當吾之肯綮幸一旦之有變人方競逐於四戰之地而已徐徐以起是止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者也然且令中外之早作夜思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與無根之寇爭生死而求其安夫惡知拊吾背乘吾危以起者大已得風而薪必盡也木資火以生而旋以自焚豈有夷哉李克用殺段文楚以據大同唐不知戒他日寇急又延之以入而沙陀之禍幾百年而始滅悲夫

無心家為國忘死為君之忠無數信及豚魚執義格鬼神之節而揮霍踴躍任慧力以收效於一時者皆所謂小有才也小有才者匹夫之智勇而已小效著聞而授之以大任於危亂之日古今之以此亡其國者不一而高駢其著也唐自宣宗以後委任非人以啟亂而致亡也亦不一而任高駢於淮南兼領鹽鐵轉運加諸道行營都統其元也使駢而無才可試無功可錄則雖暗主庸相偶一任之而不堅而駢在天平以威名著矣在嶺南破安南矣在四川拒虜擊吳計當日受命專征之將相如會元裕王鐸者聲望皆不能與之相抗以逆求之鄭畋且弗若也而唐之分崩滅裂以趨於灰燼者實駢為之何以明其然也王仙芝黃巢雖橫行天下流寇之雄耳北自濮曹南迄嶺海屠戮數千里而無尺地一民為其所據即至入關犯關走天子偕大號而自闢以東自鄆岐以西北自劍閣以南皆非巢有將西收秦隴而縱酒漁色於孤城誠所謂游釜之魚也使駢收拾江淮趨河羅抗其東奔之路巢且困死於駢之掌上而何藉乎逆孽懷姙之朱溫畜志窺天之李克用乎唐可不亡矣即不然而若

劉宏之在荊州又不然而若韓況之在江東息民訓士時易粟以供匱乏則溫與克用且仰哺於駢而可制其生死二凶亦不敢違其欲唐亦可不亡矣而一矢不加於汴蔡粒粟不出於河淮夫駢固非有溫與克用來時擅竊之成謀也貴已極富已淫匹夫之情欲已得情欲得而才亦窮矣駢之所統天下之便勢也有三吳之財賦有淮徐之勁卒而駢後以觀若錢鏐楊行密王潮者皆可與共功名者也駢忠貞不足以動人淡泊不足以明志僣蹇無聊化為妖幻閉於閨中色色以死回視昔之懸軍渡海深入壘中者今安在哉受制妖人門無應類一旦而為天下嗤笑豈是觀之才之不足任也審吳但言才則與志淫沈與情張弛一匹夫而已矣量責亦有平方臘之功而使當女直熊文燦亦有定海寇之效而使撫流賊乃至朱僞皇甫嵩之蕩除黃巾而東歸於董卓亂國之朝廷所倚賴亂世之人心所屬切實其不可與有為者也然後知狄公之能存唐唯有保全流人焚毀淫祠之大節汾陽之靖亂唯其有聞亂即起被謗不貳之精忠大人君子德初於中而後才以不窮富貴不淫衰老不法偶然奮起之小績遽委以大猷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此之謂已

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荊門追而殲之也無難即不能殲與躡其後巢亦不敢輕入兩都而巨容曰國家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富則棄之遠逸賊而任其馳突使陸梁於江外此古今武人養寇以脅上之通弊也國亡而身家亦隕皆所弗恤武人之愚武人之悍不可瘳已乃考虐之於功臣也未嘗有醢誅之禍而酬之也厚列土封王澤及子孫汾陽臨淮西平赫然於朝右懿德無道抑未嘗輕加罪於致績之臣康承訓之貶固有逗撓之實非厚誣之也未邪赤心辛護賢賢然即鐵券巨容所云負人者數人之所解耳豈果負之哉則巨容負國之罪無可逃於天憲矣雖然抑豈非為之君者弗能持正以正人有以致之乎人君操刑賞以御下非但其權也所以昭大義於天下而使奉若天理也天下莫喻乎義則上以勸賞刑威悚動其心而使其行其不容已故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巨容曰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是以官賞誘將士於未有勳勞之日使喻於利而歆動之寇賊方起爵賞先行君臣之義上先自替以市下唯天下有亂不必有功而可以徵非分之寵榮賊一日未平則可看一日之富貴豈望其知有君臣之義乎足頭目之相銜者乎巨容之情非以防他日之見薄也實以要此日之見重也如使寇難方興之日進武臣而責以職分之所當為假之事權而不輕進其爵位大正於上以正人心獎之以善制之以理而官賞之行必待有功之日則義立於上皎如日星膏血塗於荒郊而亦知為義命之不容已及其策勳拜命則居之也安而受之也榮雖發帑之武人其敢有越志哉宋太祖以河東未平不行使相之賞而曹彬不曰國家負人誠有以服之者也

取亡唐之賊加之李克用非深文也克用父子潰敗奔韃靼語韃靼曰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敕吾非與公輩南嚮共立大功誰能老死沙漠論者謂以此慰安韃靼而自全者非也克用之持天下也固而知必入其彀中揣之深謀之定而言之決也故其後所言皆驗而卒以此陵唐室終為己有夫豈姑以此慰韃靼之心哉當李琢李可舉討之之日國昌已老克用之力未固黃巢尚在江淮之間唐室高竇合西北之全力以攻新造之一隅不敵亡克用知所可用者從未挫於中國之韃靼也故不難舍高鎮以去而北岐韃靼以為己資又遣李友金偽背己以降而為之內謀其布腹心之黨於忻代雲中以結人心者秘密而周悉可舉琢一勝而幸其逃弗能問也赫連鐸乃欲賂韃靼以取之為其所笑而已及巢已陷京李友金暮雜胡三萬睥睨僱塞陽不聽命而曰若秦天子赦吾兄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既得召命克用果以韃靼萬人疾驅而入士卒皆為用命則內外合謀玩唐於股掌卒如其意豈一朝一夕之能得此哉外有韃靼內有友金雖逃奔愈於固守以抗爭也多矣此克用之險狡人莫能測其藏者也嗚呼使當日者唐室文武將吏能合困黃巢於長安而殲夷之則克用之謀奪矣唐以存而沙陀之禍息矣然而克用料之而必中國之而必成者何也沙陀自隨康承訓立功於徐泗之日已目空中國之無人不能如黃巢何而必資於己也毒人持天下之短長以玩而岐之至克用而極非劉淵石勒之能及也所據者一隅而耽九州如橐中之果餌視盈廷之將吏如痿痹之病夫黃巢未溫皆其借以驅人歸己之鷙獮是之謂狼子野心封豕之方仗長蛇之方執者也

黃巢之亂唐中外諸臣戮力以效節者唯鄭畋一人而已畋以將佐不聽拒賊閥絕仆地刺血書表誓死以斬賊使不可謂非忠之至以文吏率數千人拒尚讓五萬之眾敗之於龍尾陂傳檄天下諸道爭應賞獻蜀中者不絕不可謂非勇之甚抑不可謂非智之尤然而一嚮長安旋即潰敗鳳翔內亂孤城不保諸鎮寒心賊益鞏固卒使王鐸假手於反覆橫逆之朱溫包藏異志之李克用交起滅賊因以亡唐而畋忠勲之成效亦毀則唯不明於用兵之略也郭汾陽之收西京李西平之擒朱泚也奮臂以前氣可吞賊而靡回鄭重台兵四集旁收其枝蔓乃進而拔其根本夫豈怯懦而忘君父之急慮士民之望乎賊之初終強弱洞然於心目之間如果之在枝待其熟而撲之易落而有餘甘斯以定紛亂而措宗社於磐石所謂用兵之畧也善制勝者審之明持之固智無所矜勇無所恃靜如山而後動如水不可禦矣而畋異是唐宏夫龍尾陂之捷尚讓恃勝而驕故宏夫得施其智惡是時為常勝哉賊之據長安也方五月其驕悍之氣未衰其剽掠之毒未徧其荒淫之欲未逞其賒離之心未生

敗收新集之孤旅王處存王重榮之眾方鳩高駢擁兵而觀望王鐸遲鈍而不前乃欲遽入長安博以牙方張之勢歡宜其難矣且黃巢之易使坐蹙也非祿山朱泚之比也祿山植根於幽燕者已固將士皆其部曲結之深謀之協矣而自燕徂秦收地二千餘里遂在皆布置軍糧以相給祿山且在東都為長安之外援而不自試於羅網朔方孤起東北無援以寡敵眾以五圍十猶似乎宜急攻而不宜圍守以待其困朱泚雖乍起為逆而朱滔在盧龍以為之外援李納王武俊與為唇齒李希烈又梗汴蔡以斷東南之策應泚雖孤守一城固未因也則李西平以一旅孤懸疑持久而生意外之變若黃巢則陷廣州旋棄之矣蹂湖湘旋棄之矣渡江淮旋棄之矣申蔡汴宋無尺地為其土無一民為其人無粒粟為其饋餉所倚為爪牙者朱溫尚讓皆非素所統御同為虜盜偶相推奉爾而以官軍計之王鐸擁全師於山南未嘗挫衄固可以遏賊之逸突藉令敗其怒張之氣按兵而逼其西處存重榮增兵以壓其北檄鐸自商雅扼同華以絕其歸路縈之維之蹙之凌之思唐之民守壁瑪以絕其芻粟夫黃巢者走天子據關閭大號有府庫聚然南面而賊之量已盈矣淫縱之餘加以震震東叛離求為脫鉤之魚焉不得矣朱溫即降而魄落情窮但祈免死貸其命而授以散秩且錫耳而聽命沙陀後至知中國之有人亦得赦前愆復徵還鎮之為厚幸何敢目營四海竊賜姓以觀代興乎斯時也誠唐室存亡之大樞而敗未能及此也深可惜也古今文臣授鉞而墮功者有通病焉非怯懦也怯懦者固藏身於紆紉而不在疆場之事矣其憂國之心切而憤將士之不效死也為懷已風一旦握符奮起於小勝而驚喜適量不度彼己而目無勁敵聽慷慨之言而輕用其人冒昧以進一潰而去氣以額外侮方興內叛將作士民失望而離心姦雄乘入而颺捷乃以自悼其失圖而歎持重者之不可及則志氣愈沮而無能為矣易折者武士之雄心難降者又人之躁志志節可於尚不免於債敗況其心貞果毅之不如敗者乎用兵之略存亡之介也豈易言哉豈易

言哉

朱溫夜襲李克用其凶狡固不待論雖然克用溫之曲直亦莫足論哉蓋克用溫自決雌雄以逐唐已失之鹿而不兩立猶之乎袁紹曹操之爭奪漢沈攸之蕭道成之爭奪宋也故曰其曲直不足論也當是時黃巢雖敗而僖宗之不能復興王鐸輩之不能存唐也已全隳溫與克用心目之中溫目無唐之君臣克用之目更無溫又豈復有唐之君臣乎使克用不得脫於溫之鋒刃則溫之篡也必速然而篡之速則其敗也可立待也為賊初降無功可紀未得一見天子受朝廷之命但仰濡沐於王鐸一旦而襲殺援己之功臣早已負不直於天下而為眾所指攻即逼天子而奪之亦黃巢之續不旋踵而亡唐尚可存也且沙

陀之衆為克用致命也久矣存最嗣源俱年少而有雄才溫亦足以逞哉藉此以正溫之罪奮起而誅權藉未成之姦而唐亡一賊矣克用死而唐固亡一賊矣唯其襲殺之不克也遲溫之篡以養其姦挫克用之逆而歸謀自固是以唐再世而後亡一亡而不可復若夫二人之曲直亦不足論哉無克用而溫之篡也不必成成溫之篡者僖宗之昏昭宗之躁自延而進之張濬崔胤之徒又多力以構成之抑且指沙陀以為兵端而唐君臣不愜於沙陀者假手於溫以成其姦不然則溫且不能為卓而其亡降之初志固望為田承嗣李實臣而志已得矣無溫而克用之為劉淵必也首發難於大同其志不吞唐而不已從韃靼以來歸一矢未加於賊早已矯偽詔脅帥臣掠太原陷忻代自立根本及其歸鎮也乘孟方立之內亂奪取潞州歲出兵爭山東而三州皆為俘掠野絕稼穡使不忌朱溫之險悍則回戈內嚮僖宗之青衣行酒於其庭旦暮事也溫賊耳狡詐而無定情呂布之儔也克用以小忠小信布私恩市虛名而養巨測之威卒使其部落四姓代興以口族而主中夏流毒數世豈易制哉豈易制哉要此二賊之狂與皆王鐸無討賊之力委身而假借之及其相攻坐視而不能制則鐸延寇之罪又出康承訓之上使二賊者視唐為虛懸之器相競以奪其曲其直又孰從而辨之乎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不善之分歧不一矣而義倫為其綱義倫攸叙雖有不善者寡矣義倫攸數其於善也絕矣君臣者義倫之大者也君非民罔與立民非君罔克胥匡以生名與義相維利與害相因情自相依於不容已而如之何其數之君惟縱欲則忘其民民惟趨利則忘其君欲不可過私利之情不自禁於是乎君忘其民而艸芥之民忘其君而寇讎之夫乃殃不知其所自生而若有鬼神焉趨之而使赴於禍君之身弑國亡子孫為戮非必民之戕之也自有戕之者矣民之血膏原野鼯鼠風日者非必君之勦絕之也自有勦絕之者矣故曰百殃百云者天下皆能戕之勦絕之而靡所止也唐自宣宗以小寮而忘天下之大恤慙信以淫虐繼之民怨盜起而亡唐者非叛民也逆臣也奔竄幽辱未酬其怨而昭宗死於朱全忠之手十六院之宗子駢首而受彊臣之刃高祖太宗之血食一旦而斬君不仁以召百殃既已酷矣而豈徒其君之酷哉李克用自潞州舉山東而三州之民俘掠殆盡稼穡絕於南畝秦宗權寇掠焚殺北至滑衛西及關輔東盡齊魯南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煙火車載鹽屍以供餽糧孫儒攻陷東都環城寂無雞犬楊行密攻秦彥昇師鏖於揚州人以董泥為餅充食掠人殺其肉而賣之流血滿市李罕之領河陽節度以寇鈔為事懷孟晉絳數百里間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孫儒引兵去揚州患焚廬舍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朱溫攻時溥徐泗濠三州之民不得耕種死者十六七若此者凡數十年

殃之及乎百姓者極乎不忍見不忍言之慘夫豈僅君之不善受罰於天哉不善在君而殃集於君殺其身亦其族滅其宗祀足相報也天豈無道而移禍於民哉則民之不善自貽以至於此極而非直君之罪矣天子失道以來民之苦其上者進奉也復追蠲稅也額外科率也權鹽稅茶也民輒疾首以呼延頸以望曰惡得免乎中書其主殺此有司以舒吾怨也及乎喪亂已酷屠割如雞豚野死如蛙蚓驚鼠如麋鹿餒殍如鳩鵲子視父之割胸裂肺而不敢哭夫視妻之彊擄去室而不敢顧千里無一粟之藏十年無一薦之寢使追念昔者稅歛取盈桁楊作繫之苦其甘苦何如邪則將視暗君黑吏之世如唐虞三代而不可復得矣乃一觸其私利之心遽以不能蓄厚居盈為大怨謂君上之速亡競戴賊而為主舉天下信信覺覺而相怨一方忘乎上之有君也忘乎先世以來延吾生以至今者君也忘乎偷一日之安而尚田廬爾廬爾廬者君也其天性中之分誼泯滅無餘而成乎至不仁之習也久矣積不善而殃自集之天理周流以類應者不測達人洞若觀火而怙惡者不能知一旦沓至如山之隕如水之決欲避而無門故曰百殃也夫民之患夙矣移之以使作善者君也則君固不得辭其咎矣而匡維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於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責乎從君於昏以虐民者勿論已翹然自好者以詆訐為直以歌謠諷刺為文章之樂事言出而遞相流傳蠱斯民之忿懣以詛咒其君父於是乎乖戾之氣充塞乎兩間以干天和而熒逆叛亂不知幾言自口而蠢倫攸數橫尸流血百年而不息固其所以然乎古之君子遇無道之君去國出奔不悅人以無罪故三代立國千年而無屠割赤地之慘作善之祥豈徒在一己哉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因時之所以而言此文武之澤已斬天下忘周而不以為君周亦忘天下而不自任為君則君子雖欲自我君之而不能若夫六王者非篡逆之臣則介在戎狄無異於酋帥殺人盈野以求君天下而建社稷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故輕也君與社稷輕而天所生之人不可以無與立命則苟有知貴重且民者君子不得復以君臣之義責之而許之以為民主可也黃巢既滅之後僖宗樂禍以逞志首挑釁於河東朱溫賊也李克用狄也起而交爭高駘時薄陳敬瑄各極用其虐秦宗權孫儒李罕之畢師鐸秦彥之流殺人如將不及當是時人各自以為君而天下無君民之屠剥橫尸者動逾千里馴樸孤弱之民僅延兩間之生氣也無幾而王潮約軍於閩海秋毫無犯王建從其母諫之說養士愛民於西蜀張全義招懷流散於東都躬勸農桑楊行密定揚州蠶米賑饑成汭撫集凋殘於荆南通商勸農此數子者君子酌天地之心順民物之欲予之焉可矣存其美畧其惡不得以拘致主帥之罪罪王潮不得以黨賊之罪罪全義不得以僭號之罪罪王建不得以爭奪之罪罪行密不得以逐帥自立之罪罪成汭而其忘唐之尚有天子

莫之恤而擅地自專者概可勿論也非王潮不能全閩海之一隅非王建不能保兩川於已亂非全義不能救孫儒刃下之餘民非行密不能甦高駢虐用之才黎且其各守一方而不妄觀中原以糜爛其民與暴人爭袁王以視朱溫李克用之竭民肝腦以自為君而建社稷仁不仁之相去豈不遠哉嗚呼至是而民為重矣非倚之以安君而衛社稷之謂也視其血染淫流膏塗原艸者雖欲不重之而有人心者固不忍也君怙惡以殃民賊乘時而行其殘忍民自不靖而旋以自戕三者皆禍之府也而民為可矜也何也屠州流離之民固非盡忍上行私延首待亂之民也天且啟數子之心救十一於千百而亦可以為民之主矣

昭宗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妖孽者非但艸木禽蟲之怪也亡國之臣尤當之矣唐之亂以亡也宰執大臣實為禍本太中以來白敏中令狐綯始禍者也繼之以路巖韋保衡之貪叨無厭而已極然其為人鄙夫耳未足以為妖孽也艸木之妖亦炫其華禽蟲之孽亦矜其異未嘗一出而即害於人及其後也艸木之妖遺以自萎禽蟲之孽遺以自斃無救於己而徒以亂天下人而如斯其中不可測其得失不可致詰竭盡盡力冒險忘身覺覺然唯以亡國敗家為見長之地身為戮族為夷皆其所弗慮也斯則為妖孽而已矣張洎崔昭緯韓允孔緯李谿是已而蕭遘杜讓能心知不可僥勉而從之波靡亦妖風所襲失其精魄者也華歆郝處之亡漢以建魏也劉穆之傳亮之亡晉以建宋也皆有為為之也而此數人者未嘗有夾輔朱溫以冀唐之定計當張洎勸州牧以輸糧孔緯捐病妻而赴闕不謂有效忠於國之勞而不得其激昭宗以挑釁於晉名禍於汴也抑非有亡唐以成他人篡奪之心不知其何所挾持而惟恐兵之不起亂之不滋宗社之危生民之不死宗社危生民死則身殘族夷亦其所甘心而快志者非妖孽而何為狂迷之如此哉進而詳覈其心有小慧而欲試耳有小才而思讎耳貪一日宰輔之權使克用溫之或畏己或親己以聳動天下而已耳桃李不榮而乍榮於冬虜虜無擇而遊於市使天下知己之能為禍福於亂世則死固不憂嗚呼人之如斯豈而與謀國國欲不亡必不可得矣僖宗末自蜀歸之日天下尚可為也鄭畋即未能定亂而慷慨忠憤為天下人望之歸受將相而不辭誠有弗容辭者非枝履熱中而貪高位也僖昭之際嘗復得為朝廷哉河東叛朱邪攘臂而仍之岐郊構難於肘腋關以東朱溫時溥孫儒高駢李罕之朱瑾戰壘相望天子孤守一城不能當一縣令即為宰相如鄙夫之志欲安富貴榮者何有於是稍有知者非誓以一死報宗廟則必視為荆棘行徑而不能一朝居豈忍效攄昭緯允

緯鈴之奔驚如狂哉蕭蕭杜讓能且以端人自命夫亦念何忠之可效何功之可成而營營汲汲於平章之虛號何為者也
愚也狂也是亦桃李之榮於夕塵麝之遊於市也妖風方熺盪之扇之相逐而流自好者不免焉亦可悲矣生斯時也鄭邀
矣陳搏託遊僊以自逸其亦可矣司空圖韓偓進不能自靖而退以免於汙辱其尚淺乎又其下者梁震羅隱孫光憲之寓食
於偏方而不為亂首更不能然則周庠嚴可求韋莊小效於割據之主猶知延禍之非而苟免於天人之怨怒若張洎之流竊
衛主之名貪晨霜之勢及毒起擬以速君之死亡而血流於天下嗚呼至此極矣故曰妖也

劉巨容能燒藥為黃金由令致求方不與而見殺非巨容之吝於與也其術甚陋不可以告人也術之甚陋者蓋即今市井小
人以汞與銅為質金銀欺不識者以離其毒而已矣天下豈有能燒藥為金者哉土之可為質也木之可為炭也米之可釀為
酒鉛之可煉為粉也天下別無質炭酒粉而待人以成之若夫金則既有之矣生於礦中者自有其質煉於火汰於沙者自有
其方成乎形質者自有其物煮桔梗以甘香之味似漫而固非漫煉硝石為輕白之狀似礪而固非礪市井小人之術欲以欺
人則必秘之而不告人以方告人以方則毒窮不饒而有識者且唾其面矣是以方士秘之以死護之繇其秘可以知其毒可
以知其陋矣夫其毒以藏陋者為術甚易而理固無難辨也自漢武帝惑於方士而天下惑之劉子政以儒者而淫焉施及後
世天子以服食喪身匹夫以燒丹破產喪死而得大貪富而得貧則何如市井小人公然為偽雖伏罪而不至於死亡哉且夫
金銀之貴非固然之貴也求其實則與銅鉛鐵錫也無以異以為器而利用則均而尤劣也故古者統謂之五金後世以其約
而易齎也遂以與百物為子母而持以求償流俗尚之王者因之成一時之利用惡知千百世而下無代之以流通而夷於塊
石者乎本不足貴而豈有神異之術化他物以成之者然則銅鉛鐵錫連於塊石抑將有藥術焉可化而成哉甚矣貪而愚者
之不可廖也劉巨容可自致於高位而能奮勇以破黃巢然且身死而族滅蓋為偽金以欺天下鬼神之所弗放也要其術則
市井小人為鍛工者之陋技而已矣

曹操袁紹皆漢賊也朱溫李克用皆唐賊也且爭欲篡奪之心而不相下之勢一轍也乃曹操挾天子為名以攻袁紹而勝張
曄奉天子倚朱溫攻克用而敗蓋獻帝之在許也四方無一旅之可指使一唯操之是聽故操無所掣而得行其意昭宗猶有
河朔三鎮及昭義之軍與韓建之眾攄持兩端忌溫而撓之且恐昭義為溫所得爭先輕進是以溫志不決而獨受敵以潰錄
此言之則漢處必不能存之勢而唐猶可存謀國非人以致傾覆所謂匪降自天也藉令得賢主良相懷輯未叛之藩鎮收拾

禁旅居關中以靜持之斥汴晉之姦交絕其奏許聽其自相搏噬乘其敝而折之二寇之氣憤張而必竭不難制也而昭宗君臣非其人也以速亡乃繇溫克用而言之狡以逞利人之溫豈能為曹操乎操假名義以行而務植根於深固溫則賊耳凶關乘之以竊利力不足以勝天下而挑天下以敝乃以自雄其與張濬合謀而攻克用也朝廷方倚河朔以搗晉陽之東北而溫攻魏博以幸其疲而收利蓋其許昭宗以討克用有兩利之術焉不必其亡克用也克用而敗邪是張濬為我滅一巨敵也克用既亡己乃服羅宏信於魏博收張全義於東都扼唐而困之關中北無晉陽之難專力以起亡唐此一利也克用而勝邪克用且負抗拒王師之罪於天下而已可因之以餌唐而折入於己且克用勝唐已殘而不復能振是克用為我效驅除之力也曹操務定天下之亂而居功於己以收之溫則務搆天下之亂而已乘其紛以制之利天下之亂者未有能成者也是以溫能滅唐僅有中原之一綫而速亡於李存勗之手精令溫乘張濬之謀舉全力以攻克用克用平而河北三鎮固不能與爭持定難之大功以挾天子令諸侯同華西川孰能與競徐起而收曹操劉裕之成局溫之於天下可八九得也夫溫於時不臣之惡未著所負不義之名於天下者獨恃援己之惠於克用耳克用於溫有恩而於唐則固賊也凶狡不知名義抑無尺寸定亂之功霸業終以不成待逞兇獍之心以食君父故曰溫賊也非曹操所屑與後先者也國雖將亡猶有圖存之道臣雖甚逆猶有居勝之術兩俱不能而後使沙陀四姓交亂中國者數十年而契丹乘之者具天乎

所謂智士者非乘人而闢其提以倖勝之謂也周知於得失成敗之理而避人之所競華人之所取以立本而徐收安定之功也李左軍欲扼韓信於險一戰之克耳非必能全趙也未定稱智也而說韓信以不戰而收河北民以軍軍以全保勝而服未平之寇則真大智之用也信能聽之以成功功歸信矣於西川淮南得兩智士焉王先成說王宗侃以招安而下彭州高勗說楊行密通商鄰道還守令課農桑而保淮南智矣哉非祇以成王建割據之資贊行密定霸之業也而救民於鋒刃之下以還定而安集之仁亦薄矣蓋所謂智者非挾機取捷之術而是是非非之準也挾機取捷以讎術於亂世一言而死者積矣言且伏於利之中矣是是非非者所以推行其側隱之大用乎英雄之氣順眾庶之欲功不速利不少而益无方者也此兩者固相妨矣小智之所爭大智之所不屑也天下方紜紜以起利害生於俄頃雖有英傑之姿目眩心驚貪遂於利害之小數而忘其大智者立於事外以統舉而周知之辨仁暴之大司悉嚮背之殊致見穴中之角逐皆鷄犬爭之末技乃以游於象外而得其圖中苟非其人則且笑以為迂拙之圖而孰令聽之王建楊行密之決從二子也亦不可謂非智也何也智者之言愚者之

所笑也

據地以拒敵書疆以自守閉米粟絲帛布帛鹽茶於境不令外黨者自困之術也而抑有害機伏焉夫可以出市於人者必其餘於己者也此之有餘則彼固有所不足矣而彼抑有具有餘又此之所不足也天下交相灌輸而後生人之用全立國之備裕金錢者尤百貨之母國之富當所司也物滯於內則金錢拒於外國用不贍而耕桑織紉採山煮海之成勞委積於無用民日以貧民貧而賦稅不給盜賊內起雖有有餘者不適於用其困也必也如其曰閉關以拒敵於枵乏言之似是而適足為笑耳凡諸物產之為人所待命以必求其相通者莫米粟若矣閉糴則敵可餒此尤說之可據者而抑豈其然哉苟迫於饑饉而金錢可支也則踰絕險以至者重利存焉豈至懷金以坐斃哉即有餘而道殣者抑其老弱耳國固未嘗乏可用之丁壯也夫差許越糴而越滅之夫差之驕悍宰嚭之姦邪自足以亡國而豈許糴之故乎晉惠公背秦施而閉糴兵敗身俘國幾以亡勦絕生人之命以幸災而徼勝天之所怒人之所怨三軍萬姓皆致死於我而吾國之民抑以徒朽其耕穫之資不獲贏餘之利怨亦歸焉然不敗亡不可得已米粟者彼已死生之命勝敗之司也其閉之也而害且若此又況其他餘於己而待饑之資得以轉易衣被器械養生送死之具者為立國之資而金錢去彼即此尤百為之所必需以裕國而富民舉在是乎且不徒此也禁之者法之可及者也不可禁者法之所不可及者也禁之於關渡之間則其餽之也愈利皇皇求利之民四出而趨荒險之徑以私相貿雖日殺人而固不可止彊要貴要於此府利焉則環吾之封域無非敵人來往之衝舉吾之人民無非敵人結納之黨關入已成乎熟徑姦民外告以腹心間諜交午於國中而莫之能禦夫且曰吾禁之已嚴可無慮也不亦愚哉夫唯通市以無所隱而視敵國之民猶吾民也敵國之財皆吾財也既得其歡心抑濟吾之匱乏金錢內集民給而賦稅以充耕者勸耕織者勤織山海數澤之產皆金粟也本固邦甯洞然以虛實示人而姦究之徑亦塞利於國惠於民擇術之智仁亦存焉善謀國者何憚而不為也高勗勸楊行密悉我所有鄰道所無者相與貿易以給軍用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廩自實行從之垂至於李氏有國而江淮之民富庶甲天下文教興焉田頌稱之曰賢者之言其利溥不洵然與

藩鎮交橫於外則任親軍以制之乃李茂貞以親軍跋扈尤甚於藩鎮昭宗凝目四注無可任之人乃出曹誠等於外而令諸王統兵以宿衛蓋不得已之極思耳然亦未嘗非計也南陽諸劉卒滅王莽矣琅邪渡江晉以延矣康王南避宋以支矣劉焉劉表不救漢亡而高帝之祀後曹氏而斬者猶豫州也故詩曰宗子維城豈虛也哉乃昭宗聚羣宗子使領親軍而任之卒以